

名家随笔

黄河的味道

高定存

世间万物各有独特形态，也有独特气味。动植物自不要说，每时每刻都在新陈代谢，在散发各式各样或浓烈或幽微的气息。就是一些非生物体，诸如山川河流、泥土石头，也都有独自的气息。《西厢记》长亭送别时崔莺莺就唱：“将来的酒共食，尝着似土和泥。假若便是土和泥，也有些土气息、泥滋味。”

世间气味有多少？难以精确计数。目前科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，实际存在的气味分子数量可能高达数十亿种，只是人的感官不灵敏，多数时候觉察不到。有些气味动物们知道，有些气味只有草木们知道。

在人的感官所及中，气味最难言说。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里这样写道：“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。味道不能写只能闻，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。味道甚至是难以记忆的，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。”

每一条河流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，每一个生命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。河流有蒸发，这常识我自然知道，但早先以为蒸发量不会太大。及至2023年冬天看过“水煮黄河”，方才明白这蒸发一年四季，不舍昼夜，量还是很大的。有资料显示，黄河每年直接要蒸发掉20多亿立方米水，几乎占到黄河入海量的十分之一。水汽蒸发，自然带有河流的气息，好似人的体味。黄河连通万里，各段形态不同，气味也不同，我只说家门这一段。

上世纪60年代以前，家乡保

德段的黄河常年浊浪翻滚，难得一清。黄河所散发的，总体就是土气息、泥滋味。只是四季不同，气味浓淡也各异。

春天，开河水奔涌而来，满河冰凌携带着冷森森的寒气，在河边站立，有泥腥味，但不浓烈，只是淡淡一种。夏季大雨过后，黄土高原百川灌河，造出一个又一个洪峰，河上黄色大浪翻滚，峡谷里激荡着黄色水雾，这时候，大河两岸满是浓烈的泥土腥味，直扑人鼻孔。冬季，万物收敛，上游封冻，泥腥味微弱，若有若无。

黄河气味除在岸边感受，也能带回家。夏天，沿河各村都有捞河柴习惯，新捞的河柴小山一般码在院中或者街上，河柴味半月二十天弥散村中。是一种混合的味道，黄土腥味之外，还夹带着一点鱼腥味、枯枝败叶味，但又不全是，丝毫不难闻。怎么形容？是一种潮湿的泥土、草木、鱼腥等混合起来的味道，混合得恰到好处，很亲切，很温馨，充满生活气息。这一种味道，深深烙印在沿河人们的记忆之中。

黄河的味道，既可嗅，亦可尝。上世纪60年代以前，保德县沿河各村镇的人都吃黄河水。每天朝阳升起时，人们都到黄河里挑水，扁担水桶颤悠悠。那时黄河常年浑浊，挑回来的水虽然不是斗水七沙，但泥沙还是不少。各家各户至少有两个粗瓷大瓮来轮流盛水澄清，有时水中放一点明矾或者杏仁粉，泥沙沉淀就快一些。

至于黄河上的船工，自然饮

用黄河水。每条船上也都有一两个半大粗瓷瓮，用来澄水，沉淀下的泥沙重新挖起来倒入黄河。如果船靠岸，也可在沙滩上挖一个坑，坑里渗出的水不算太浑浊，可节约澄清时间。

每年开河流凌结束，河滩上会落下大小不等的冰块，有的冰块裹含着泥沙，有的冰块居然晶莹剔透如水晶，真不知满河皆浊之下，这冰块如何能独清其身。冰块诱人，小孩们敲打一块又一块，当作冰棍吃，大人们也跟着吃，说是开河冰治百病。

早年黄河水虽然浑浊，但并未污染，水是甜的。明朝的许次纾在《茶疏》中写道：“往三渡黄河，始忧其浊，舟人以法澄过，饮而甘之，尤宜煮茶，不下惠泉。黄河之水，来自天上，浊者土色也。澄之既净，香味自发。”按照许先生所说，黄河水泡茶亦好，不下惠泉。我想这说法应该不差，因为黄河之水天上来。

家门前黄河味道最不堪是在上世纪90年代，其时晋陕峡谷两岸建起了大量小企业，废水废气废渣排入黄河，使得黄河水既不可嗅，更不可饮。

进入21世纪，国家铁腕治污，沿黄河的污染企业全部拆除，河水恢复为二类水质。加之上游水电站控制流量，开河凌汛也被拦蓄，黄河一年有9个多月清碧如蓝。汛期之外，岸上已闻不到泥土腥味。倘若下到水边，感触到的是一种清新独特的气息，丝丝缕缕，熟悉而又亲切，这气息明显有别于南方河流的气息，这是黄河在21世纪的体味。



裴金超

冬天的尽头

岁月轮回，四季更迭，大自然以它那精准无误的节奏，将时光切割成24份诗意的篇章，其中最后一篇，便是大寒。岁末年初之时，也就是在每年1月20日前后，站好它作为二十四节气终结者的最后一班岗。它不仅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压轴之秀，更是自然界中寒冷至极的象征。俗话说：“大寒小寒，冻成一团。”这几个字将大寒时节的严寒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大寒之时，天地间被一层晶莹的冰霜所覆盖，万物归宁，静谧中带着几分肃杀之气。寒风如刀，切割着每一寸空气，所过之处，万物皆需低头。寒冷渗透每一寸土地、每一缕空气，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凝重而艰难。树木褪去了昔日的繁华，枝条上挂满了雾凇，晶莹剔透，那是大自然最质朴的装饰，无需人工雕琢，自成一景。此时，雪成了最常见的访客。雪花，在这极致的寒冷中，似乎也获得了生命，它们不再是天空悠闲的过客，而是被强劲的风所驱动，以一种近乎狂舞的姿态，旋转、飘落，最终轻盈地栖息在枝头、屋檐、田野，乃至每一个行色匆匆的旅人肩头。这些雪花，仿佛是大自然派遣的使者，将冬日的问候与浪漫洒向人间。

极寒之下，大地封冻，江河凝固，然而严寒却无法冻结文人墨客那奔腾不息的灵感与情感。相反，大寒还是文人墨客抒发情感、寄托思绪的好时节。古往今来，无数文人以笔为桨，泛舟于浩瀚的诗词歌赋之海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。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唐代诗人柳宗元的《江雪》，以极简的笔触，勾勒出一幅大寒时节的孤高清绝之景，让人在凛冽的寒意中，感受到一种超脱世俗的宁静与淡泊。而宋代陆游的“大寒雪未消，闭户不能出。可怜切无冠，局此容膝室”则更多地表达了大寒时节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心境，虽受困于严寒，却也能自得其乐，安然度日。他们或描绘大寒的壮丽雪景，或抒发对春天的无限向往，字里行间，既有对自然的敬畏，也有对生活的热爱，更有对未来的美好期许。这些作品如同一盏盏明灯，不仅照亮了文学长河，更穿越时空的阻隔，温暖了千年后的我们。

然而，大寒不仅仅象征着寒冷，它还承载着更为深远的意义。在中国古老的农耕文化中，大寒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，是自然界万物休养生息、蓄势待发的时期。而那些看似沉睡的植物，实则在地默默布局，只待春风一唤，便破土而出，绽放出最为绚烂的生命之花；树木在冰雪的覆盖下积蓄能量，只待春风一吹，便焕发出新绿。此外，大寒还肩负着自然界深度净化的使命，它以其冷酷之姿，消灭潜伏在土壤中的害虫和病菌，为来年春天的勃勃生机扫清了障碍。大寒，以它独有的方式，向我们诠释了“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”的深刻寓意。

古人云：寒至极处，阴气渐衰，阳气萌发。大寒以最严苛的方式，考验着万物的生命力，同时也预示着一个全新的轮回即将开启。大寒，是结束，亦是开始。因为每一个冬天的尽头，都有一个温暖的春天在等待。

我对AI的了解，始于DeepSeek的发布。

打开DeepSeek，输入几个关键词，很快，相关知识就如火力密集的机关枪一样，扫射般让人目不暇接。看到一下子跑出来这么多的解释，我并不快乐，相反有一种被动感和无力感。

有一位热爱写作的朋友，显然也是受了AI的启发，对我说，真好用，用AI写篇小说吧。我知道，曾经神圣的文学，在今天已经变得稀松平常。许多人因为AI的帮忙，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一篇小说。我把这个意思说给另一位朋友时，他不屑地说，一篇？一部长篇小说用不了多长的时间也能给你弄出来。

我经常写一些总结和报告，当我苦于这篇总结和那篇报告在工作经验上几近一致，可是仍要将一件事写成两篇不同文体的文章时，有人提醒我，赶紧用AI，一下子就出来了，哪儿还用你这么费力地构思和思考？

但我没有听他的，老老实实地写了起来。

AI正在占据我认为最主要的生活。比如，写了一篇小散

AI时代的写作

尧阳

文，想投个稿。打开163邮箱，一个AI助手不请自到，就悬在了邮箱的右上角。投稿之前，我把稿子又细细地看了一遍，想不到还有个错别字。于是按下Ctrl键加Shift键，想改一下，出现了五笔输入法，旁边也跟着个AI汪仔。多少年了，我一直习惯五笔打字，为什么现在跳出来个AI汪仔？点击开，里面有个AI帮写。似乎在好心好意地提醒我，不会写，或者写不下去了，我可以帮助你。我心说，我自己可以写，不需要你来帮忙。

但自己的不需要，并不代表别人不需要。据说，现在年轻人，尤其是机关里的年轻人，特别是乡镇办公室里的那些年轻人，对AI的需求很大。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，人类的大脑和四肢因为人工智能，终于得到了放松和清闲。

英伟达CEO黄仁勋曾说，AI取代不了人，但不用AI的人，将

被用AI的人取代。我试着用AI生成了一篇短文，发现AI生成的文字没有灵动的生活气息，缺乏独特的语言魅力。虽然它演示的内容极广，但只是泛泛而谈，充满模式化的语言，一股克隆的味道，对细节和情感的把握，终究是没有深度的。表现人类情感的丰富性，还是人类自己的表达更真实些。

作为一个热爱写作多年的人，我依然向往自己能写出一篇好的文章，它是经过我的大脑、我的情感积淀、我的生活阅历，包括我的全部人生经验和心血写出来的，而不是随意依靠AI，三五分钟就演化成的。如果我退化到依靠AI制造一些所谓的小说和散文，我羞于为人。

我不排斥AI，但会对它敬而远之。我知道，人的思考，永远高于AI的机械化应答。对于人类大脑的丰富情感，冰冷的人工智能计算不可能轻易参破。